



一位兵學家批評李浴日說：「不愧稱是位孫子專家。」

竹林懷故

林夏

——憶與李浴日先生夜話孫子哲學

約莫是在三年前的

夏天，一個月白風清的晚上，我獨自在街頭躑躅了一陣，信步沿着小溪走向竹林深處——李浴日先生的家。恰巧碰見他剛從市區歸來，「知心人到話投機」，於時，我便自然而然地跟着到他家裏。「月下好乘涼」，他說；因此我們便在他關有個小花園的院地裏，酌着曲膝地暢談起來了！

首先，李先生找着個話題問我：「聽說你近來在研究步槍彈道，還牽引到哲學和兵學上的問題，新穎有趣。現在請你說說內容重點，最好寫成一兩篇專題稿子，用充我的『戰鬪』陣容！」

「啊！這原不過是我偶然的想定。我因一時發現哲學的路程轉經由形式走到辯證邏輯的階段（由靜止的個體轉變到動變的全體）時，步槍的製造也由光滑的槍膛改進到有螺旋式之來復線的槍膛了；同時也注意到過去所未注意到的反着力，而加寬了槍托底板的面積。就這兩點步槍製造對時代的改進，很像充分說明了當時哲學思想的躍進。這屬意曲線運動和反着力之辯證邏輯的思維，該是當年孫子還沒有考慮到的吧？」我很得意似地描述；而且還補充兩句有力的考據：「辯證邏輯體系，完成於黑格爾，來復槍由毛瑟改造成功，他們都是同時代的德國人，可見武器也是

依附於哲學思想的演進而進化的呢！」

李先生聽我說完了，他沉默了一會，很幽默地說：「孫子贏有古今中外軍事哲學大家的盛譽，如果連相當老子說的『正言若反』，『反者道之動』那種對演法的辯證邏輯還會不懂，那這也並不是孫子不够高明，而是一般崇拜孫子學術的人太幼稚，可是我却相信孫子是不會不懂的。」

「你是涉獵孫子有素，那末就請你關於這點，費神指教！」我像很尷尬似地回答。

李先生接着滿臉笑容，很謙遜地細聲說：「談不上指教，我們不妨就他的兵法客觀地來分析。首先我們看兵勢篇的『凡戰者以正合，以奇勝。……戰勢不過奇正，奇正之變，不可勝窮也。……奇正相生，如循環之無端，孰能窮之哉？』和軍爭篇的『以分合為變』。就裏所謂『奇』與『分』，還不就是指『反』？這不明就是黑格爾那種『三級式』（正反合）的辯證思維嗎？不僅此，他在軍形篇又說：『昔之善戰者，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；不可勝在己，可勝在敵。』這意思，表面上是『知己知彼』的張本，實質上，要確定在己的不可勝，和在敵的可勝，這是不經過正反兩面之考慮與研判而能妄下決定的嗎？所以同篇又說：『故善戰者，先立於不敗之地，

而不失敵之敗也。』而且在九變篇還重復地說：『故用兵之法，無恃其不來，恃吾有以待之；無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可攻也。』關於這點，記得 蔣總統在『組織的原理和功效』上，解說『辯證法應用之於思維方法』一段，還是取材於孫子這點精神作例證的呢！」

李先生這段考證，本很確切，論理我不應再嚙唆了，但我偏有心為難他，索性把話題牽涉到見仁見智的學案上去發問，因此我說：「尊見固很切題，但在我聽來，總覺得你像受了孫子洗禮似的，盡量把這位古裝軍人描繪成一位摩登軍事學家。如此，我得請教：中國哲學在宋明時代已分朱、陸兩派，那末，孫子的哲學是屬於那一派呢？同時，近世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倡行以來，過去的絕對論已經改觀，你總難能否認孫子的思想不因此而受到影響了吧？」

此刻，李先生在聚精滲神地注視我，聽我說到於裏，他很快地便接着說：「這也許是你個人主觀的想像，覺得二千多年以前的古人，一定是合時宜了！我很冒失地請問你，你這時候是否存有推翻孫子學術的心理？爲着我聽你提出朱陸之爭的課題，設想無論孫子近朱近陸，都容有方便你攻擊的餘地，而且還暗示在相對論的視角下，一切都喪失了絕對的意義，是不是呢？」

我看李先生那樣一本正經地起勁，我只好應聲「不敵」。

李先生接着又以詼諧的口吻說：「就算你是在存心和古人作對吧！可是我很擔心你，畢竟還是自找麻煩。我認爲孫子的理則思維是：似朱非朱，似陸非陸。何以呢？朱晦庵講心外求理，即

求理於天地萬物，故主格物於致知；陸象山講心內求理，即求理於吾心，故主致知在格物。前者相當歸納法，後者相當演繹法。就因各持門風，各是己是，因此乃有鵝湖之辯的爭執，成爲中國於哲學思想上八百年來無可厚薄的公案。其實，他二人只在對中庸「尊德性而道問學」句，於文字的訓解不同的爭執而已。實際上，這場舌戰在孫子看來，簡直是件多餘的事。爲着和解的成立，很難專憑客觀或主觀單方面的見解來定論，必須匯集主客雙方的看法爲之統觀，才能發現事物真理之所在。該有孔子那種「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；我扣其兩端而竭焉」的風格，才配以語高明。在孫子則於謀攻篇說：「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。」於地形篇說：「知彼知己，勝乃不殆；知天知地，勝乃可全。」這種知彼知己的工夫，很可以掣孔子的「忠恕之道」來形容。這和西洋康德的「範疇」，若合符節。如或問以「認識的主體，如何能與彼認識的客體發生關係呢？」康德的答復是「客觀世界皆由悟性之先天的形式（即範疇）之制約而成立。爲着由時空的形式所與的表象皆雜多而不統一，自有悟性乃得統一而生成認識。這和中庸的「致曲之道」同，與孫子求知彼己的統觀法亦無異。至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，如果你同意以「天」作時間，「地」作空間之表象，那末觀於上文的「知天知地，勝乃可全」，大概你將不會因愛氏的學術問世之後，便把孫子否定看成一位落伍者了吧？」

李先生這篇論調，本可以結束我的發問，而且我對他於哲學的造詣，也很欽佩；就因爲覺得他既飽有蘊蓄，我却正好藉此鈞籍，拋磚引玉

地再作進一步登臺造極地發揮其寶藏。於是我再有意地刺激他一聲說：「憑『知天知地』幾個字，便肯定孫子思想可以包括相對論，這你也未免徇情，對孫子近於諂諛了吧！」

果然，李先生經我這一激忤，便無法沉着而竟滔滔不絕地大發議論了。他說：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，也並沒有什麼微妙難聞的神秘性，他只不過將世有各種事物能力等，簡化成幾個基本的東西，如空間、時間、質能和重力而已。如他於『相對論特別學說』中說：『物質實際上只是能的凝結，彼此所不同的，僅爲暫時的形態。』並且說明空間和時間不能看成物種分開的東西。這在思想學術上建立了科學的動變邏輯的基礎；所謂相對論還不是一種比較觀的範疇罷了。我們再看孫子於始計篇說：『經之以五事：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將，五曰法。』與『較之以計，而索其情，曰：主孰有道？將孰有能？天孰得？法令孰行？兵衆孰強？士卒孰練？賞罰孰明？』這和愛氏之着重於時、空、質、能與重力和比較，還有什麼兩樣？至於動變邏輯只消看孫子在兵勢篇的『故善戰者，求之於勢，不責於人，故能擇人而任勢。』虛實篇的『出其不趨，趨其所不意。』九地篇的『易其事，革其謀，使人無識；易其居，迂其途，使人不得慮。』及於兵勢篇的：『五聲之變，五色之變，五味之變，奇正相生等所發揮變化原理的致極，如果你能深致領悟其陰陽搏鬥的道理，我想至少你不再把孫子看作時代的殘餘，說不定你還會覺得現代李德哈達的間接路線，約米尼的戰爭藝術，甚至俄共引爲秘訣的退却戰術，都不過是孫子唾餘啊！」

李先生說到這裡，顯得有點替孫子抱不平似的光火了。在我內心，覺得他這種「擇善固執」和衛護國粹的堅毅意志，使人肅然起敬。同時也着實意識到「同君一夜話，勝讀十年書」而美不勝收了！因此我便率直坦白地道聲：「了不起！你畢竟不愧爲是位孫子專家兵學泰斗！孫子經你這番闡揚簡直等於復活了！」我們談到這裡，覺得遠近萬籟無聲，知已夜深，我便起身告辭；但想不到李先生還毫無倦容很興奮地一把拖住我說：「還早呢！再談談吧！還有孫子存全、治氣與貴因的理則在兵學上佔極重要的地位，也是很值得研究的，我還想索性和你談個痛快。」

「再談，快要天亮了！下次再來領教吧！」我一面站了起來這樣說。

李先生不便勉強，終於帶着欣猶未已的神情送我出了大門，彼此道聲再見，便揮手告別了！過了幾天，我想起孫子的存全、治氣和貴因的功夫，覺得着實值得再去討教一番，便懷着一股新希望再到竹林深處去造訪李先生。一陣撲鼻，出來開門的，不是李先生，而是李太太。帶着滿臉憂容眼際溼溼的李太太，她一看見我，便哭嚷着說：「李先生前天去世了！」「啞呀！」記得當時我只這樣大叫了一聲之後，便覺眼前什麼都看不見了！後來我怎樣回來的，此刻便怎麼想不起來。祇記取當時腦海裏浮現着兩句唐詩：「寂寞江山搖落處，憐君何事到天涯！」此情此景，眨眼已是三年！現在檢讀李先生的生前撰著，想見其人，曷勝依依！爰特回憶彼此最後一夜夜談討教各節，恭錄如右，聊申仰止！又從而頌曰：「奇才秉筆春秋義，兵學遺書天地心。」